

失重城

前言

失己症。症狀為失去情緒記憶與感知表達能力，及辨色力喪失。

失重城。失己症長年淪陷區。

壹——城

「失重城目前封城，疫情仍待研究釐清，請各位不要恐慌。」主播凝重地播報著同樣的新聞。「失己症無法治.....」霎那，電視畫面全暗。別看那東西，沒營養。父親關閉了電視，毫無神色地說著。好的，爸。倫手裡拿著杯溫水，臉色如杯中水的平靜，語調像是手裡的杯子被穩穩握著。倫今年十七，有意識以來與父親長居在失重城，出生那年正是封城那年。

小城封閉多年像座廢棄的港，底下沉著失去色彩的堆積物。城裡有務農的也有做工的，但就是沒有教學的，倫的教師便是停頓在封城前的電視機與表情黏住的父親。城裡的人從來都不向誰招呼，言語在這毫無管用。

有時會有穿防護衣的研究員搭直升機下來，到達地面後直奔小城裡唯一診所，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回事，只知道一有直升機便有物資了。一早便會制式地走到廣場排隊，沒有爭吵，只有寧靜守秩序；沒有喧嘩，一張張嘴也像被封閉的城。毫無感謝也毫無自私，因為這裡失去了人性。

貳——症

失重城雖像個活死人，仍有著重要器官作業著。最多人經過的街如心臟般搏動著，是小城的中心，唯一的診所坐落在這。

「這週又會確診幾個案例呢？」醫生板著臉問著護士，一邊把筆吃進嘴裡。「不知道.....」一旁護士帶來一陣沉默。黯淡的診間，像被細菌吃盡而壞死的細胞。一張張健保卡在掛號台上建成了一座高塔，一位又一位的病患排著隊，從容不迫地等著護士叫喚。每個人的臉被口罩覆蓋，看不清容貌。趴搭！一號病患請進入診間看診。慘白的燈沒情緒地隨著叫號聲擴張開來。

「今天怎麼了？」醫生終於把筆從嘴裡掏出來問診。我覺得我沒有情緒了，我看不到自己真正的樣子。女患者面無表情地，嘴像機械一般動著。「當然阿，你又沒盯著鏡子看，哈哈。」

醫生伸手拿了本書，配上兩聲冷冷的笑。女人聽見後仍舊面無表情。醫生翻著書，翻到了一頁停下，頁面上排著幾張照片，指了指其中一張。「你看到了什麼？」什麼

都沒看到。女人聳了肩，眼神飄到了另一張照片。一張充斥好多人臉的照片，每張臉都有很細微的變化。她盯著那張嘴型彎曲的最久，眼睛眯成了會吃人黑縫，鼻子.....當她要往下看時，書本被闖了起來的，碰一聲!炸開了診間死沉沉的氣氛。醫生又含起筆:「確診數再加一位。」一句話如針一般任意地縫合了破碎的寧靜。

「這樣就好了去等健保卡吧。」護士轉身喊著二號病患請進入診間看診。診所就是如此，毫無恐懼確診的擔憂，擔憂疾病的恐懼。只剩一張張冰冷的面孔，一頁頁被紀錄在黑白的本子；一本本病歷是無盡的深淵，一件件確診案例，無聲無息地陷落進去。

在失重城裡多的是未正式確診的人。來到診所要看的不是病，要的也不是沒有得病的心安。每週規律地回診也只是失己症的症狀之一，生老病死在這裡，就像是地球對上高山，高山對上人類，人類對上螞蟻一般渺小，小到是塊土，是灰塵是單細胞，要能被在意實在困難。

參—遇

「感染失己症的新生兒，在有意識前，已失去辨別色彩及感知情緒的能力，因此不會.....這是我們即將登的山！」電視突然轉到了別的節目。主持人像被關進電視機裡重複講述登山知識，倫不知道是第幾遍看同樣的人登同樣的山了，但他並沒有感到任何不耐煩。

你又再看這沒營養的節目了，倫。父親輕放了遙控器。抱歉，爸。倫看向了父親，耳裡傳來了關於山的介紹。

他心想：父親也是山，灰階的山，眼睛是濯濯的山頂，臉上皺紋是曲折的山路；鼻梁是高聳的斷層，口是深深的峽谷。

爸，你見過色彩嗎？倫脫口說出。是的，我見過，但忘了。父親沒有絲毫停頓地晃了晃酒杯。酒的味道苦澀，會使人血管擴張，面色漸紅。這是倫對酒唯一的認知，但此刻卻不見父親的面色有任何變化，更清楚的是他並不知道紅色是什麼樣子。

倫轉過頭繼續看著電視。「對山吶喊，便會有回音，你叫山，山也在叫你.....」畫面又暗了下來。時間差不多了，該睡了。倫看了看父親，手中的酒空了，臉沒有所謂酒後血管擴張成紅的樣子。向父親互道晚安後，便走入了房間。

倫到了定點就會起床。敲了敲腦門，打開窗戶通風，城市死寂地像被關了靜音，他的生活規律地像被寫進程式一樣。

恍然間，他注意到窗外有個臉色彎曲的女人。倫很快地拿上望眼鏡走出房門，爬上了家的頂層。她的臉很白，唇是一個彎曲的斜線，眼睛與嘴巴彎彎的，頭髮被風吹

得凌亂，像山裡那些樹散在山坡地，不，散在她的臉上，她的肩。她快步地爬上了遠處的山。

熾山，太陽每天第一個到達的地方，山路寬闊而易爬。倫心裡默背著。倫唯一的興趣，是背誦辭海裡整齊排列的詞，正因如此，他總以為海浪如同辭海裡的詞，只會規則地被推上沙灘，他沒見過海，失重城被山包圍著。

倫拿著望眼鏡，裡頭清晰地刻劃出山的模樣，他晃了晃像在尋找什麼。找到了。倫呢喃著。那女人站在山頂上。頓時間，陽光迅速灑落下來，像灑落珍珠般，不，是寶石，耀眼的無法直視。倫仔細看了看那人，回想起了她的名字叫莉，在讀過失重城最後一篇報導後，倫記起了他。「你大可以大聲地呼喚山，但它不會理會你，直到你呼喚它正確的名字。」這是莉投稿在失重報上的文章。倫盯著莉好一陣子，卻不見莉有其他舉動，就只是背對著呆坐在山頂上。

倫，吃早飯了。父親往常地對著倫的房間喊著，卻不見倫有任何動靜。父親慢慢地走向倫的房間，並打開了門。爸，怎麼了？倫悄悄地站在父親身後。你去了哪裡？父親依舊失去語調，冰冷地問著。我一直在廁所裡。倫撒了一個粗糙又脆弱地謊。快去吃早飯吧。父親沒回應什麼，即便昨夜的烈酒，讓他伴了廁所整夜的眠。

肆——著陸

持續了好一陣子，莉的到來成了新的程式碼，被寫進倫的生活。事實上，倫早已與莉結交成了朋友，嶄新的日子覆蓋住了規則，莉的一切是辭海裡更深層的字，比父親的嘴還要親切，比電視機裡的主持人更加真實。

太陽升起成了倫與莉之間的暗號，倫喜歡把莉框進望遠鏡裡，莉總是把倫放進相機。她是他生活突如其來的景致，他是她生命一直以來的重心。

但，即使莉帶來的是一切新奇，倫仍是張被徹底護貝的紙，辭海裡的字淹沒不了他，連日潮濕的失重城也無法將他浸溼；即便莉的語詞有時洶湧混雜，有時深奧平靜，倫還是如沙灘上眾多的沙，無法吹散而聚攏，聚攏地無法輕易吹散。

「不久後就是春天了呢！」莉站在熾山的頂上想著。倫在吃完早飯後，一如往常地到山下等她，一直以來他都不往山上走，山裡的未知，是他無法從望遠鏡裡得到的，即使莉與他的緣分是從山開始的。

莉下了山後，把圍巾遞給了倫。莉知道倫是看不清顏色的，但她告訴倫：「冬天的一切皆是雪白，即便裹著多少厚重的衣物，溫度仍舊讓人赤裸地無庸置疑。」怎麼說呢？倫不懂她的意思發起了提問。

「如果世界只剩下你自己在燃燒，萬物變得冷漠，即便你跳進冬天裡最暖的暖爐，溫度一樣是冰冷的，像現在的雪白一樣，世界只剩下白色。」倫依舊不懂，因為無論何時他能認出的色彩一直只有黑白，但他現在唯一確信的，便是冬天裡的白色是確切真實的。

莉與倫在山底下自拍了幾張照片。「但願此刻的白色能在未來的某日，讓你更看懂色彩，和藏於色彩裡更為重要的事。」莉將此句話寫下後把照片送給了倫。

「春天很快地到來了。陽光替大地送來鮮豔的色彩，遍地積雪融化，是大地讀完天空寄來的信。我親愛的你啊！何時能開始翻閱我那些惆悵呢？」莉在山頂上寫下了這些話，手裡照片紀錄了失重城的樣子，相機卻小得容納不了它的全貌。

倫依舊在山底等著，這些歲月以來，倫見到了山底在冬季時被雪凍傷，春天裡成了花的形狀；在夏季被烈陽燙傷，秋天裡成了風嬉戲中的玩物。但他所見的莉依舊同樣，眼睛始終彎取成一直線，但他總不曉得自己一直是被這條線，死死地纏繞住莉的心上。

「愛如果能被讀懂就真的會是愛了。」莉持續地拍下照片，寫下一句話，像天空寄給地一樣給了倫。每每倫看完了那些話，便會把那些照片收起來。莉知道倫收到了信，但他讀不出內涵，像天寫給地的那些一樣，收到後就會隨著歲月被深藏，但莉依舊一直寫著。

伍——失重

父親遲遲沒拆穿倫的謊言，即使這也打破了他的規則，他還是固定著某幾天從廁所醒來，看著倫的謊言編成了網擴散開來。接續的日子，倫總是迅速地吃完早飯，留下父親與空蕩的碗。

直到某天父親也被倫給掏空，他不受控制地走進了倫的房裡，倫的房間早已變得不同，原先潔白的牆面，現在被一張張照片染上了色。他走近看了那些照片，身子也走進了被照片留下的地方，他想起了倫的母親，那個什麼也沒說，就把一切帶走的母親。

倫回到了家已是傍晚，他看見父親呆坐在沙發上，手裡拿著酒卻不再如以往平靜。倫看見桌上被浸溼的紙，那張他與莉唯一的自拍。

父親放下了酒，拿起了那張照片，沉重地說道：「她是個壞人，會奪走你一切的。」此刻父親的言辭含糊。什麼是壞人。倫低下頭小聲問道。「她是個小偷，讓我確定她是個壞人。」父親的面色是張被攤開的紙，不像從前被沾黏，口裡說出的是打字機產出的字，密密麻麻地印在臉上。

我很確信他不會偷走我任何東西。倫抬起頭眼神堅定地掃描父親的臉。鏡頭般的眼紀錄下了父親的表情，鏡頭是滲透不進去的，倫依舊讀不懂父親的詞。

「那如果她真偷走了呢？」父親語速漸快，語詞被強塞進了那短短幾秒。

那她也不會是壞人的，即便她連我的心一同挖走。倫浮誇地做了挖的動作。動作大的把父親也挖了出來。

父親恢復平靜看著倫不語。倫見到了熟悉的山，但曾經濯濯的山頂，漸漸凝聚出了雲，開始下起了雨。那一滴滴像小碎石打進倫的內心，此刻，倫不再是那杯中的水了，是寬廣的湖泛起陣陣漣漪。

他不懂這是什麼樣的感覺，他想起詞海裡所說的寂寞，他以為父親因寂寞而悸動，又看了眼照片，此刻卻不再只有純白，但他並沒有說出口，他開始懼怕改變，把自己囚禁在曾經的城裡。

往後，日子回歸到原本的軌道。莉的到來，像虛幻的宇宙，一邊把倫大力地扯出地表，一邊把父親捆在了不知名星球。

陸——真實

莉心裡知道發生了甚麼，她依舊每天爬上熾山。倫照舊地在吃完早飯後，開始進到電視機裡。

不久後，倫開始感到厭倦，他開始翻閱照片背後的每一句話，似懂非懂地品嘗那些文字裡的滋味。翻閱到了最後一張。「如果我有勇氣留下來，是不是誰都不會離開？」他總算憋不了疑惑。

「爸，你見過色彩嗎？」倫不再只是淡淡說道，此刻他只想得到解答，那些父親忘掉的色彩究竟是什麼模樣？

「日子就是那些色彩，有時候我們會寂寞到只剩下黑白，唯有特定的某些事物能再彩繪你的世界。」父親給出了答案，這些被偷走的日子，讓他怨恨而失己，倫是他唯一能留下的事。前段日子的失去徹徹底底喚醒了父親。

倫拿上了望眼鏡，看著父親，瞳孔裡父親的倒映，不再是灰階的山，而是冬季裡的雪花盛放，春天裡的綠意盎然；夏季裡的煙花燦爛，秋天裡的楓葉如畫。

「去吧！」父親的語調上揚，堅毅而肯定。倫爬上了熾山，看見了莉的背影漸漸失去色彩。「莉！」倫喊著。莉並沒有回頭。「媽！」倫總算知道山真正的姓名了。倫的母親轉過了頭，眼睛不再是彎曲的線，是兩條源頭流出清澈的水。她抱住了倫，倫看見了熾山後的面貌，是寬廣的海此刻湛藍，海浪不規則地打入他心上。

父親也走上熾山。再一次見到了莉，他清楚自己拿不回被偷走的歲月，卻拿回了失去的曾經。他大手抱住了倫與莉，愛總算被讀懂了。他們一同回到了熟悉的家，花園裡的花綻放著，一切沒有改變。

柒—城

「失己症能夠被治癒？失重城首度出現患者痊癒！」新聞主播已換成了其他人。不同的是，他們不再住在電視機裡面了。接續的日子，城裡開始出現聲音，人們一個個從診所內的健保卡堆出的高塔跳下，而診所也不再只剩面無表情的患者，醫生把那本印滿表情的書給丟了，開始好好治療患者。雖然失己症並未消失，但愛像陽光灑落地面在城裡擴散開來，填滿了人們眼眶裡的顏色。

後記

給那些失去引號的人們。即便日子沉悶讓你感到失己，仍要相信一切不會只有失去而已。你也得到失己症了嗎？願你也能被一切愛填上色彩，無論哀傷還是快樂，都要相信自己在這世界仍舊有地方存在。

(4728字)